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易述卷八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_臣陳桂森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_臣任應銑

欽定四庫全書

讀易述卷八

明 潘士藻 撰

萃

坤下
兌上

劉滙曰萃聚也坤順兌說上以說感下以順應又澤

上於地物所萃聚故為萃

趙汝楨曰土无二王尊无二上比唯一陽故九五為

顯比之主萃之九五羣陰所萃也九四或貳之一則

聚二則分故初之亂萃二之列三之嗟如以見下之

萃於上為難五之永貞上之涕洟以見上之萃其下
為不易然諸爻皆得无咎者萃雖難而志不分也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
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
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述曰孔疏萃聚也聚集之義也能招民聚物使物歸
而聚也故名為萃壅隔不通无由得聚聚之為義其

道必通故亨王假有廟假至也天下崩離則民怨神
怒雖欲享祀與无廟同王至大聚之時孝德乃洽始
可謂之有廟矣聚而无主不散則亂惟有大德之人
能弘正道乃得常通而利正故曰利見大人亨利貞
大人為主聚道乃全以此而用大牲神明降福故曰
用大牲吉聚道不全而用大牲神不福也民聚神祐
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

萃聚也衆柔萃於陽剛此萃之得名也衆不易聚卦

德內體坤順而行以和說九五剛中二以柔中應之
故聚也聚於五也王註但順而說則邪妄之道也剛
而違於中應則強亢之德也何由得聚順說而以剛
為主主剛而履中履中以應故得聚也王格有廟陸
績曰王五廟上聚百物以祭其先於廟五親奉上也
註所謂聚全乃得致其孝之享也利見大人亨大人
體中正者也以正而聚聚道乃全若四之不正非所
聚也故卦詞謂之利貞物聚可以備禮故用大牲吉

人聚可以集事故利有攸往皆歸重在五姚麟曰大
牲必聚而後有聚則可以有所往乃萃之時當然豈
徼福妄動哉若夫損之時用大牲剝之時有攸往則
逆天命矣孔疏天之為德剛不違中今順以說而以
剛為主是順天命也動順天命可以享於神明无往
不利凡物之所以得聚者由情同也情志若乖无由
得聚蘇氏曰不期而聚者必至情也惟剛中則順說
而得其所聚之正天地萬物之情在是矣徐幾曰天

地萬物高下散殊咸則見其情之通恒則見其情之
久萃則見其情之同不於其聚而觀之情之一者不
可得而見之矣

程傳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
而能起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古
今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
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

蘇氏曰用大牲者猶曰用大利祿云爾易曰何以聚

人曰財所聚者大則所用者不可小矣天之命我為是物主非以厚我也坐而享之則過矣故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劉牧曰人之來聚聚於貨食也人君聚而能散之謂仁散而能節之謂政且天道惡盈物又不可以終聚故聚而能散散而能節斯順天命也

象旨蘇氏曰萃未有不亨而其未見大人也則亨而不正者爭非其有也五能萃二四能萃初近四而无應則四萃三近五而无應則五萃上從我者納之不一

從者付之其所欲從此大人也故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

汝吉曰萃坤合兌母合少女情至篤不解者德順以說為聚人至德卦主陰廟象坤牛兌羊澤豕大牢象卦二陽而五尊王大人象張氏曰國之將興其君齋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人民神享而民德民神无怨假廟用牲之謂也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孝德尊祖愛親守其所以

生者也孝在三德之下三行之上德有廣於孝而行
莫尊焉潔爾牛羊以往蒸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用
大牲也神保是格神嗜飲食神其萃止皇尸載起非
孝享而能然耶

章氏曰坤兌皆陰故萃卦假有廟用大牲二爻利用
禴象皆有取於祀典者陰幽之義也何必謂其互艮
互巽而伏坎耶凡象義不原本卦皆妄也

萃以兌坤成卦秋成則萬物畢聚故可以假有廟用

大牲合全卦用大牲吉二以坤中則利用禴用各有攸當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述曰澤水之鍾也宜在地中今上於地乃萃盛之象水聚而不防則潰民聚而不戒備亂之所生即伏於此聖人有深慮故曰除戎器戒不虞除者修治以去敝惡也王註聚而无防則衆心生象音俞氏曰兌西方殺氣屬金故言戎器互巽工故除坤藏而不露故

言不虞先為口故言戒

趙汝楨曰先為澤坤為地凡陂澤雖衆水所聚然其
形勢高於平地為澤上於地之象水聚則決必有以
防之水乃瀦人聚則亂必有以制之人乃定除修治
也戎器兵械也不虞不慮度也萃聚之時宜謹慎防
危故慮有所不及君子體水聚之義方國力富盛有
申警軍實之資除治兵械以備不虞所以保其聚也
抑之詩曰弓矢戎兵用戒不虞蓋古人之常訓夾谷

衣裳之會也夫子具左右司馬以行卒却萊夷之兵
戒不虞之謂乎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述曰初六正應有孚其初心之誠然柔而不堅弱而
不固有初而无終有有孚不終之象心懷疑貳則情
意迷亂二陰為比萃不以禮乃亂乃萃矣亂者萃之
反陰柔雜聚悲喜无常故有若號一握為笑之象言

笑號雜也此其志亂也居萃之初萃雖未成而上有
正應勿恤陰類往應四陽因四萃五則可補過而无
咎

坤順之始有信者也未及於中誠信未定故不終也
乃亂者退而亂於三陰之中乃萃者欲進而與四相
萃其志惑亂不定是以有孚不終若四在上號召之
三陰不正惡初之往合於四有一握為笑之象一握
謂聚而為笑也萃聚之世上下相求以陰從陽動而

得正何恤小人之笑而不往哉自古不知堅守其節
從應以動捨君子之正義畏小人之非笑相率陷於
非義皆不知萃之道汝吉曰萃不自亂其志亂也堅
其孚而往則志治矣卦惟二陽初應四二應五皆堅
其孚以尊陽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
也

述曰六二正得臣位故正言事君之道初三二陰皆

已萃於四已獨守中與五為應復在坤體志於靜退
與衆異操不為苟就必待五引之而後從得其吉矣
何咎之有五以陽居陽必須同德之輔二以陰居陰
正无自進之理引而後為萃萃之正也中德有孚誠
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菲薄而祭不尚備物薦其誠
而已孚乃利用禴謂有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
交於上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
者萃之本也夏物未備惟以聲樂交于神明故夏祭

名禴

豫曰中未變也二居中得正雖與羣陰同處而中德不為所變此所以引吉无咎也

蘇氏曰陰之從陽以難進為吉六二得位而安其中不急於變志以從上者也故九五引之而後從引之而後從則其聚也固是以吉而无復有咎禴者禮之薄者也故用於既信之後上以利祿聚之下豈以利祿報之哉故上用大牲而下用禴以為有重於此者

矣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象曰往无咎上
巽也

述曰象旨萃如者六三之本志嗟如上六不應故无
攸利往往從四也四與五比陽為陰歸故得所萃而
无咎但有小吝耳吝者不足之詞象曰上巽也三四
五互體巽順不至相忤故往亦无咎俞氏曰孔子於
此文明以互體示人王弼輩不取互體殆未深究耳

虞翻曰失正故无攸利動得位故往无咎動之四故
上巽

九四大吉无咎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述曰象旨九四近臣居多懼之地非其位而有聚物
之權咎之所歸也以其體兌能部率三陰順而萃五
故有大吉无咎之象朱義謂九四上比九五下比三
陰故得所聚不然也夫萃人心者九五之尊而九四
位不當也德匪中正萃匪正道非大吉何能免於咎

哉

九四无它辭而直謂大吉无咎者何顯戒之也夫萃之世弱趨於剛闇依於明四臣位也陽處之始以說以澤而接三陰民樂歸之者也若不專君惠吉非大者乎五得貴位惠未孚而民不趨萃道固鬱矣五志之未光由此也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為无咎

一說大指九五言謂陽剛中正發用者大而大其吉也待大者吉而四之咎始可以无見四之時猶不免

於咎也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述曰象旨卦以二陽萃陰五萃之有位者也有位而得民之萃豈有咎哉呂仲木曰萃位非萃德者不然陽剛中正不謂德乎九四比羣陰在下以分其萃而五不得專故有匪孚者此必然之象朱義謂若有未信以疑辭明實象殆不然矣五志則何以未光以四

之分其萃而有匪孚者也俞氏曰比唯九五一陽天下皆知比於五故元永貞言於彖萃有二陽天下莫知所萃故元永貞言於五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

程傳以陽居尊有位矣得中正之道无過咎矣如是有而不信而未歸者當自反以修其德所謂德元永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

於神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乃无咎匪孚而其悔亡也
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

彭山說萃聚德之義也聚德即所以立誠王假有廟
言其精誠之聚者如此也九五陽剛中正其所萃者
為大人之德矣天下之所利見正用大牲利攸往之
時故曰萃有位聚之貞也故得无咎匪孚非謂民心
之不孚也以格廟孝享之義推之猶恐其誠之不至
不免於悔勉之以元永貞而悔可亡矣蓋大人之德

以貞而萃苟有未萃則永貞而已至誠无息之道也
此終彖利貞之意六四所謂大吉也

乃亂乃萃不肯萃也萃如嗟如不能萃也志亂者謂
其孚之不終也未光者謂其心之匪孚也中未變則
孚有終而志已光矣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述曰象音齎將也咨依虞翻陸希聲作資上變乾為
玉為金資象也上以陰居外而下无正應齎資涕洟

而急萃於五故象以未安上明之

王註處聚之時居於上極五非所乘內无應援處上
獨立近遠无助危莫甚焉齎咨嗟嘆之辭也若能知
危之至懼禍之深憂病之甚至於涕洟不敢自安亦
衆所不害故得无咎也

三上不應皆處卦極三失萃而嗟所謂庶婦羈臣靡
室靡家者也以順體而比陽剛故決其往亦无咎即
小吝非咎矣上六无位失萃而齎咨永嘆涕洟其漣

此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者也以兌體象悅極而悲不得其萃憂戚如此故无咎當萃之時以萃為時用也

項氏曰大抵萃聚之道陽以溥為貴陰以專為美四之志亂乃得无咎五中不變反為未光皆貴其溥也初六求四雖號无咎六二從五以引為吉皆美其專也

項氏曰齎咨兌口之嘆也涕洟兌澤之流也上以无

應之故至於齋咨涕洟若可羞矣而聖人乃以為无咎者蓋以當萃之時孤特无與雖在上位豈得自安故萃之六爻皆不嫌於求萃然則為上計奈何曰不安於上而萃於五五易上為晉則五光而上安矣故五曰未光上曰未安皆非決辭明有可變之理也九四位不當而受三陰之萃上六當位而无所萃此所謂受天命也然四必大吉而後无咎上雖未安而固无咎聖人之意深歟

升



巽下
坤上

趙汝楫曰巽由坤索坤母在上長女歸之於升為宜
故卦名升卦以初得名陰陽之性合則配不合則忌
柔欲升而剛當道其有不足之者乎唯二應乎五而
三從之是以在四為歧山在五為升階而上升之志
得行至上則時位皆極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

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述曰升元亨自下升上有大通之道也用見大人勿
恤南征吉謂升之時當見大德之人宜適陽明之方
若以陰之陰彌足其闇也故南征吉象旨升之見大
人不言利而言用何也俞氏曰利見者宜見之用見
者將變動而有為則見之陸德明曰本或作利見非
也項氏玩辭萃與升皆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衆
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故萃以五為大人升以

二為大人南征吉巽東北之卦也又升則益南故謂之南征

象旨柔謂巽陸續曰柔本不能升故曰時按巽之升非以其附陽以其遇坤也其升有時故謂之時升耳其不言坤升者卦主巽且言其自下而升坤在上則无所於升而說卦但曰坤者地也本不可以方言俞氏并指坤為南方之卦殆亦不然矣

柔升而元亨者卦下巽上順二剛中而五應之是初

柔內巽陽剛外遇坤母剛柔正合一氣相招以此而
升故得大吉也趙汝楫曰初為升主位下而中隔二
陽或憂其有所疑阻故言用見大人勿恤大人九二
六五之所應者上得升階之主下與天下之賢同升
諸公初與比近而用見之則勿憂恤君臣會合福慶
大來其升必矣南征吉亦主巽言王註以柔之南麗
乎大明或謂自巽進坤涉乎正南虞翻曰二之五成
離故南征皆非也南征者由巽位而適乎坤也吉者

志行之謂也世道升於大猷主德升於明聖故曰志
行

蘇氏曰彖曰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而六五為
升階由此觀之非獨巽之上即坤亦坤之下援巽也
巽之求坤坤之求巽皆會於南而往吉二者相求之
謂也

質卿曰升非難在於知時時非難在於用柔柔心之
人從容和緩退藏之心常能勝其上人之心故能量

可而進不失其時此元亨之本也况又巽而順剛中而應其大亨無疑有慶也志行也皆元亨之實要皆以柔道得之仕進之途絕无利於用剛者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述曰汝中曰地中生木長而上升升之象也因其生理之自然而无容私焉之謂順木之生自毫末以至於尋丈人莫見其升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此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順德坤地之象積小以高大

巽木之象

質卿曰君子知晉之道惟用於明德則光昭之體自著知升之道惟用於順德則高大之積必升易道存乎所用

初六允升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述曰初六為巽之主也巽二陽而居其下凡剛柔居下者勢必上進以柔之體處升之初得坤之援允矣其上升也吉孰大焉象旨所以為升者在巽所以為

金
卷八
巽者在初故言先升徐進齋曰晉下三柔與五同志
故六三言衆先而釋之以志上行升下一柔與四合
志故初言先升而釋之以上合志朱義誤因九家初
與二陽合志俱升五位之語非也上謂六四巽坤本
合體雖同柔爻而稱合志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述曰二三之剛聯比乘初之上而初柔巽剛剛亦順
柔无相間阻故能聯比以升九二孚乃利用禴以剛

居中而獲上之象註疏與五為應往必見任體夫剛
德進不求寵閑邪存誠志在大業用心如此乃可薦
其省約於神明矣下伸其悃上享其誠雖非其位得
其道也故无咎此初能附之以升也彖詞用見大人
勿恤有慶全重九二之孚其曰有喜者君臣道合剛
柔交濟初喜於遂升五喜於得初之升獨二之喜也
與哉

象旨用禴與萃二同六二求萃於上九二亦求升於

上也萃先无咎而後孚升先孚而後无咎所應剛柔之異也呂仲木曰主升之君而才弱當升之臣而質剛天下之所疑也孚而用禴質諸鬼神且不疑而况於人乎喜而後可知也當升之世以剛德有為之臣輔柔順謙冲之主中誠相感虛實相應故曰孚也惟孚乃可盡其誠以大有為而盡去外飾之虛文楊廷秀所謂臣有所當然則遂事而不為專上有所重發則衡命而不為悖皆用禴之義也

九三升虛邑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述曰三之言升即初之柔升而至此三為陽所宅得位有應二既上應三亦同體剛正而巽以廣同升之途初於是進臨坤地前无難之者直達无礙有升虛邑之象坤象國邑坤體虛虛邑象二爻初用見大人此爻初之南征象曰无所疑也剛在上而不疑間乎柔柔順剛而无疑畏於剛此巽道之極也

象旨是以前道曰四邑為丘四丘為虛非室虛也馬云

丘虛得之蓋易之言邑者多坤而坤未嘗以虛言邑
自三升四故得言虛邑矣朱先生曰陽實陰虛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
事也

述曰四居下卦之上近君之地在升之时无可復升
其體坤也其位柔也陰居柔位能止其所以順事乎
上得臣道之正即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故為王用亨於岐山之象程

子曰止其分升其德深得此爻之義夫順乃吉道而略无情繫夫固守正順事厥德不回无所畔援歆羨者也此所以吉无咎亨即四之升也

仲虎曰隨王用亨於西山本允言此曰王用亨於岐山本坤言山皆在上卦取象

王者升中祀天登高望秩於天下名山大川不偏祀一山也文王帥彼天常但修祀事于岐山是文王不敢有妄升也吉者得臣道之純无咎者无僭分之失

質卿曰易之道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順易道而進之於德即為順德用易道而行之於事即為順事一不順便乖所以天地聖人皆以順事

六五貞吉升階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述曰五君位以陽居之宜也今柔處之然履得其中虛而能納委心剛德秉志不二是謂貞固而得其吉為巽所由以升之階也若非六五貞吉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二雖見援而上无迪知忱恂之主初安能

有所據而升哉階堂之陞人所由升者

象旨五貞於二而應之巽因以升故六五有階之道
君臣一心賢才並進由是而致治故五大得志也荀
爽曰陰正居中為陽作階今朱義謂五升而居尊位
恐於彖傳不協矣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述曰上六處升之極進而不息者也進而不息故雖
冥猶升也升道本无已極故六四之順事臣道之貞

也其何息之有惟反用冥照緝熙此心不息於正則利矣不正則不利消之道也坤極則冥卦至上則消是以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蓋非陽爻无陽明之德所以消不富也郭雍曰不富无復增益也消息一理耳息則富消則不富

象旨豫上六冥豫道之渝升上六冥升道之貞豫上體震動因其動心而欲變其豫升上體坤順順其進心而欲移於貞序卦云升而不已必困故上六消而

不富也

紀聞曰初九升言合志二言孚三言无所疑四言順
事五言正六言不息之貞可見聖賢不求升於升而
求升於己凡志之不合與有疑與不順不正不恆者
皆不足以進德不足以立位雖升非易之所謂升也
九二爻項氏曰萃與升相反而孚乃利用禴皆在下
卦之中爻何哉蓋禴所以享上也六二求萃於上九
二亦求升於上故其義相同然小有異者萃之六二

自下萃上上喜而引之固已吉而无咎矣而又於其
時義當用大牲惟二之事五可以不用故以无咎之
下別明此義也升之九二自下升上非上之所樂必
如二五之孚有喜而无忌乃可用情於五而无咎也
苟上下之間未能以情相與而強干之豈所謂巽而
順乎故此句在无咎之上為本文之主意也孚者五
用情於二禴者二用情於五禴夏祭也即南征之義
萃之六二坤之中爻也既濟之六二離之中爻也故

皆稱禴既濟九五爻辭正指六二言之

上六爻按升之六爻下三爻皆方升之人上三爻皆受其升者凡陽之升皆非陰之所樂惟九二與六五以中相孚乃能不以外物相責望乃者難辭以九二之孚僅得无咎其難可知九三雖與上六正應然亦乘其虛空消盡之時而入之始无所疑使當其富貴之時能无疑乎惟初六一爻與六四合志而相允且不獨四也凡上三陰皆與之合故其升也上皆允之

所以在六爻之中獨為大吉由初視四其勢遠絕故如升山自下干上疑若不順然欲其誠意以感通之乃順以事上非干上也故有福而无咎此舜尚見帝之時也既已至四其勢平矣故二之升五止如升階二五相交而正故曰貞吉此堯遜舜之時也既已至五无所復升惟有點升此道而已故曰冥升九三自巳向申盈變為虛上六從申入亥虛變為冥此乾居西北之時也故曰貞自物言之消而息謂之不富自

道言之貞復為元坤之上六乾實居之何不利之有
故曰利不息之貞

困



坎下
兌上

彭山曰困剛揜也坎陽為二陰所揜蔽也以二體言
坎以陽卦處兌陰之下故成乎困則坎中一陽受困
之主也先儒兼取上六在二陽之上亦有剛揜之義
而為困則兌以一陰在上豈能揜四五之二陽乎

仲虎曰卦名困以剛為柔所困也爻論困義非特剛

困柔亦困矣困于株木困于石困于葛藟所困者搓
枿之木纏繞之艸于石則又甚焉剛之困於飲食於
金車於赤紱皆美物也六爻別而言之崇陽抑陰之
意也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
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述曰坎險兌說處險而說困而亨也困亨困而能亨

必是履正之人虞翻曰處困无應宜靜故曰貞此指
九二大人九五也大人能濟乎困然後得吉而无咎
坎中陽實信象兌上口不掩有言象有言不信坎兌
相睽也

困剛揜也坎陽為二陰所掩成困之義剛見揜而不
失中所以亨貞象音龍仁夫讀困而不失其所絕句
亨自為句屯蹇皆以坎為險而皆在外困坎在內欲
動如屯止為蹇不可得矣唯說而順受則不失其所

而亨趙汝楨曰其唯君子乎以貞故也不撓而折於困不躁而重其困斯剛中之為善處以其德蘊於中則曰君子以其德位兼盛則曰大人九二剛中不困於險所以為貞九五剛中得位所以為大人若正而不大未能濟困處困能濟濟乃得吉故曰大人吉以剛中也剛中之德不言而信所以能通用修德之卦也尚口乃窮无可通之理矣王註處困而言不見信之時也非行言之時而欲用言以免必窮者也其吉

在於貞大人口何為乎荀爽曰兌口為有言失中為不信動而乘陽故曰尚口乃窮也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述曰澤必資水以利萬物水在澤下是水漏於下而澤枯矣何以資物故為困體坎陷以致命體兌說以遂志致命猶言至於命也遂志直遂其志只是不失其所質卿曰致命遂志舍此則苟道命者天所付授於我之全理即我之所以蘊之而為志者也命不致

志如之何其能遂致如致齋三日之致保全恭敬惶
惶然惟恐殞越之則外面之艱難險阻一任其天之
自定而我不知焉志不期遂而自遂是處困之大法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象曰入于幽
谷幽不明也

述曰處困之時陰爻失位最居窮下沉滯卑困居無
所安若臀之困于株木也人之體行則趾為下坐則
臀為下初六困而不行此坐困之象也既不獲安其

居宜回心向明則近亨坎谷流下動則轉之幽暗是
愈遠所亨故曰入於幽谷三歲數之成也久也求亨
而入幽暗之所雖久无所覩矣

程傳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免於困則益冒
險妄動入於深暗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
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王註有應在四而二隔
之居則困株進不獲拯故曰入於幽谷困之為道不
過數歲者也以困而藏困解乃出故曰三歲不覿

象吉干寶曰兌為孔穴坎為隱伏隱伏在下而漏孔
穴臂之象也臂奚為困於株木四互巽為木木中曰
株四互巽之中也四欲拯初而初入幽谷坎為陷為
溝瀆為隱伏有入幽谷之象也三歲不覲自初至四
歷三爻故以為數焉言久而不能自拔以出於困而
上覲四之正應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象曰
困於酒食中有慶也

述曰彭山曰困于酒食與需於酒食義同謂當以飲食俟時而不可強求其通也蓋困之可為者惟致命而已若其通則豈人力所能為哉九二方在困中而剛中之德能安俟其至者故有此象

坎為酒兌為食二處坎中而應兌之中酒食象酒以養陽食以養陰生人之常曷言困也九二為陰柔所揜時雖困矣而日用飲食不失其所曰困於酒食心亨之象也朱紱命服恩澤象心亨之人福祿自臻以

其在困故曰方來當困之時在利用亨祀亨祀之道
七日戒三日齋精白一心以通神明不敢輕動若征
行則非其時故凶謂不以酒食俟時急於求通則祇
甚其困凶斷至矣然九二剛中之德非妄行者故得
无咎也

王註居險之時處得其中體夫剛德而用中履謙應
不在一心无所私夫謙以待物物之所歸剛以處險
難之所濟履中則不失其宜无應則心无私恃以斯

處困亨莫大焉故有困于酒食朱紱方來之象

程傳亨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
亨祀然其德既誠自能感通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
達而德卒升聞道卒為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若不
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

章氏曰需於酒食自養以需時也困於酒食困而不
失其所自養也征凶與困于酒食相反象曰困于酒
食中有慶也二有中德所謂困而不失其所者慶君

臣慶會之慶二雖以五不應而困然五為同德時方在困相求之切所必至者故有朱紱方來之慶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述曰困之為卦初既以柔揜剛矣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自恃其險以揜九二之剛剛非所困而困焉如石之堅不可轉移益自困耳困于石也蒺藜刺不可據之物三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

刺據於蒺藜也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危困已甚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此失位无應之象无應而入安得配偶不祥莫大焉祥善也吉也必有凶也

象旨陰柔不中正承乘皆剛而无應與之象兌為剛鹵亦有石象謂四也荀九家易坎為蒺藜謂二也三內體固言宮上兌女三坎男之妻三夫位而才柔雖有離目然妻在離之外二柔不相應則隔絕而不見

朱先生以妻為六恐不然也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各有終 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述曰受困者二也二方掩於上下兩陰之中至四甫出坎險幸困有說通之機故曰來已交說體不能遽通故來徐徐而未以說言蓋處困之時陽剛難於自拔如此金車象大臣任載之重金剛物車載物四之志欲下得九二同德之助以其來徐徐而未即來四

方困於无與也雖居高位而志不克舒徐不克遂困於金車之象所以為吝有終終之必來而困可亨也諸家以爻言來者內辭故皆以四下就初為來似為援初之險而發則所謂有終有與者又何干於四也况初六方困株木入幽谷何足為九四之與而九四當困時顧欲藉之有終耶故知來徐徐主二之來也象曰志在下者四在上位其志則下求二以為援助四以二為與猶大蹇朋來以三為朋皆陽也凡陽之

困于陰者力不足以勝而又无與有與則非困矣故
困之道必求其與志在下雖來徐徐必來也九四雖
不當位而有剛德之與終能就五以成亨困之功也
九五剝則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象曰剝則
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述曰彭山曰受困者九二也九五所謂大人吉者而
言剝則則本二剛為上下兩陰所掩之象五以剛德
居尊位以濟天下之困須二為助而二遭困若此五

上則不能引氣下則不能有行曰剗則也志能有得乎曰困於赤紱五之困於无助也赤紱臣下之服赤紱朱紱不必分別總為命服自九二在困中而必為九五所用則曰朱紱方來自九五推本九二之方困而已不得通則曰困於赤紱五說體也二困則五志不得何能有說五剛中而正終能合九二之中以來徐徐未可遽合乃徐有說也有說則情通志投歡欣交通而困亨矣利用祭祀者言五感說之道必須盡

其至誠如祭祀之道神明則天下並受其福也

五居尊二不應已困无由濟故曰困于赤紱兩剛不相應而在困特同德相求五以說感二將必來而合故象曰乃徐有說朱氏曰五居中而正動以直行中則思慮精審直則其行不撓如是則君臣相說之志久而必通豈能間之故曰乃徐有說以中直也

程傳祭祀之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則

能得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故曰受福也二之享祀
人臣竭誠事上之象五用祭祀人君致敬御下之象
處困之道惟陽剛者能亨陰柔觀其所附而已初三
附於坎陷故皆入困上附於說則可動矣陽剛則无
所動心而俟黨與之至故二四皆言來而五言徐說
也乃徐有說當困時不可求亟通也

剛爻困於酒食无咎困於金車有終困於赤紱有說
陽剛受困皆非自取困而亨也柔爻則困於株木者

不覲困於石者不見困于葛藟者僅許其有悔征吉
所謂有悔者取其悔掩剛之過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動悔有悔征吉 象曰困于
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述曰象旨虞翻曰巽為草莽稱葛藟謂三也五居互
巽之上既高而不安上在五上則愈危故蒙上文而
不復出困字止稱臲臲也三柔而牽已五剛而難乘
曰者究為口舌故自訟也蘇氏曰上六困之極而不

能去則謀全之過也曰不可動動且有悔而不知其
不動乃所以有悔也上无揜我者則吉莫如征也
爻至此有變通之義陰柔能悔而不能決疑動得悔
而不翻然變動終有悔矣故勉之以征吉象曰困于
葛藟未當也陰柔疑慮之過也居至困之地正謀通
之時而柔懦不斷葛藟滋蔓處於艱阨而不能去斯
非謀而未當乎惟能斷然曰動悔有悔悔不可再一
脫其纏繞之非而去之則吉矣

陸希聲曰君子之窮動則生悔天地之道困極必通不可以動而輒悔遂窮不思變知將有悔思變而行困窮而通理當獲吉所謂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知吉而行故曰吉行行而獲吉故曰變乃通也趙氏曰物无終困之理久則必亨未可行而躁動則激而益其困時可行而不動亦終於困而不得伸矣

上之一爻有處一卦之上者有處一卦之外者處上則為尊高之極乾之上九是也處外則為吉凶之輕

困之上六是也諸卦繫祭祀之詞者四渙萃之義大矣隨之上六誠之極也困之九五如之其九二中實有積誠之象焉觀之盥損之簋既濟之禴雖非為祭而吉然得之亦吉觀以敬損以儉既濟以中虛虛誠也

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君子窮不失德困不變常屈伸卷舒由諸道也讀困卦者至矣夫

九二爻項氏曰九二在下未得行道以酒食而自娛此所謂困也朱紱方來君道將應此所謂亨也利用亨祀誠以感神忠以達上此所謂貞大人吉也循此而行萬一不利雖凶亦无可咎此所謂无咎也九二成卦之主故爻辭與卦辭相通

六三爻按下三爻初六在坎之下故為入於幽谷即坎之初爻入於坎窞也九二在坎之中故為困於酒食即需之九五需於酒食也六三在坎之上進則困

于九四之石退則據於九二之蒺藜動而入巽則為大過之棺擲不復與上相見三者无一可居此即坎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也

九四爻楊氏謂應不在初六而在九二以類相從九二徐徐而來隔於六三之閼其前如金車之堅而不可却然陽進而不止陰止而不進吝於始必通於終四之志在於二二雖不當初之位當困之世君子類苟同矣應不在近志苟通矣來不在速期於終不為

小人所掩而已

九五爻項氏曰困上加劓刖二字指九二也二方掩於二陰之中上為三所劓下為初所刖故曰劓刖五有賢臣而未得其用故曰困於赤紱言臣道未應也乃徐有說猶九四之徐徐而有終也初在卦之始以得上卦為有終二在坎之中以得兌為有說二稱享祀享主天祀主人下自中而進上也五稱祭祀祭祀而祀天人言上下皆受其福也二五本非正應特以

中相得故二之象曰中有慶也五之象曰以中直也
以紱言者程子謂主於行蓋困蹇之時以得行為亨
故六爻多以行取義初言臂二五言蔽膝四言車皆
行具也色之赤黃者為朱朱君紱也赤臣紱也二五
无應而以中相應故以君臣言之至三上无應則直
謂之不見其妻云志皆謂所應四志在初而未得故
來徐徐五志在二而未得故乃徐有說

上六爻項氏曰六三非其所當牽而牽之故為困於

葛藟九五非所當乘而乘之故為困於艱蹇此小象
所謂未當也所處如此徒用兌口禦人以動而生悔
為辭不肯決然捨去則又可悔之甚也此彖所謂尚
口乃窮也若能斷葛藟而不牽辭艱蹇而不居行而
去之吉孰加焉上六徒動而不去則成訟故自謂動
悔若去而之初則為漸之吉志在必行而不在徒動
故曰吉行也

井



巽下
坎上

鄧伯羔曰坎上巽下坎水巽入巽乎水而上水井也
謂木上有水可謂風上有水亦可木與風總是巽總
是入耳入者何物餅也甕也皆陶器非木器也

謝枋得曰困井相表裏因為塞井為通困澤中无水
井木上有水困有未濟井有既濟也

孔疏井者物象之名也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謂
之為井此卦明君子修德養民有常不變終始无改
養物不窮莫過乎井故以修德之卦取譬名之井焉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述曰張希獻曰邑居其所而能聚可改而就井井居其所而有常不可改而就邑自古國邑之建必先視其泉之所在是以公劉創京於豳之初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先卜其井泉之便而後居之邑雖遷移井體

无改井以不變為德也惟井之不變故終日引汲未嘗言損終日泉注未嘗言益无喪无得也汲者往而來者汲不撓不汨潔淨之體自如井井也彖傳但言其體而用已該矣汔幾也至謂至井而及泉也繙汲水之綆亦未繙井謂繙在井而未収也程傳井道以濟用為功水出乃為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為用矣是以凶也陰中有陽故為泉出於井之象統觀全卦有井字之象細分

三奇三耦有井井之象繙井有巽入之象羸瓶有坎險之象

象旨周禮四井為邑春秋井田記曰同井而市交易而退是邑有改象以井困倒體明之巽為邑升下卦无妄互體見之向在上之兌今改為巽邑然在上在下皆此坎爾是井不改也即井為草者浚其泉而已所謂我固有之也六三往上九四來下則坎水在上六四來下九三往上則坎水在下故曰往來井井

周宴曰坎體在上常盈而不竭巽體在下巽水而上
出是巽乎水而上水也巽乎水而上水則其出有源
其用无窮故曰井養而不窮巽取本義不取木義章
氏曰改邑不改井以剛中也剛中指九五即泉出於
中之象困反為井坎位下今位乎上在上在下不同
而中爻陽剛不動是邑改而井不改也故曰乃以剛
中王註以剛處中故能定居其所而不變也彭山曰
二之德雖亦剛中但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則九五成

功之事也二尚未能有此未有功也汔至亦未繙井則人未獲其井養之利故未有功也巽以入井值坎之險則并其瓶而羸之凶也

仲虎曰澤无水為困命也澤雖无水而井則有水性也知困之義則知安命知井之義則知盡性易性命之書而言之明且切者莫困井二卦若也改邑不改井井之體也性靜而定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井之用也性動亦定也汔至未繙井而羸其瓶人之於性

知之行有未盡者其猶是乎

蔡汝楫曰剛中養德有定體也未有功且凶臨事不善用也所用一非所養併其所養敗於此矣故戒懼之學不可以不密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述曰木上有水即巽乎水而上水之象所以為井井養而不窮君子體之以勞來其民而勸勉輔相以相生之道周宴曰勞民者以君養民勸相者使民相養

則所以為養者无窮矣汝中曰此即同井相助相交之義所謂五家相保五比相愛五閭相葬五族相求五黨相賙五州相賓是也巽在下井水浚深而上出入于深而達於上故取木上有水之象非謂木器承水而上之汲水之象也

王介甫曰荀子曰不足者天下之公患也苟知勞民勸相之道而以不足為患者未之有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

无禽時舍也

述曰象旨此陰居下而无應之象干寶曰體本土爻
舊井在下未浚不能汲而日新是以爲舊井也坎失
前禽故无禽長寧周氏謂井旁餘瀝禽來飲食者禽
无飲井其言是矣不食者遠於兌口其始无人其終
无禽則所以爲井者亡矣故時皆舍之謂時舍者明
非初罪時止在此耳程先生作上讀與乾時舍義異
是矣三渫而四甃非他井也井亦未嘗變變者時耳

王註最在井底上又无應沉滯滓穢故曰井泥不食也井泥而不可食則是久井不見漂治者也久井不見漂治禽所不嚮而况人乎一時所舍也井者不變之物居德之地而處窮下物无取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述曰程傳二雖陽剛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也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

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今乃下就污泥注於鮒而已
如水之在甕本可為用而甕破敝不足以上水而反
漏乎水也象曰无與也若上有與之者則汲引而上
成井之功矣

象旨无應於上而下比之象井二自謂谷鮒皆指初
谷說文泉出通川之稱鄭玄曰艮為山山下有井必
因谷水所生是也鮒魚陰蟲巽為魚初處井下體又
陰爻鮒之象也初在陰為泥二陽爻剛土在井甕象

也井底周圍障土儲水如甕然鄭云停器也說文謂汲甕非敝漏者九二剛畫象水實甕中初偶象甕之敝舊下漏又互兌為毀折二也

石介曰喻中人之性不能應上從師友之訓而反習於下自敗其材器之象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述曰九三居得其正巽入之功已畢故渫然在下之

上不得其中非井邑所會之地也有不食之象上與
之有應故為之心惻上比於五其力可以汲三故可
用汲五在坎中自三至五為互離故為求王明五居
井之上有出水之才焉水漂有必出之理王明則汲
之理以及物故為並受其福項氏曰上六之心惻非
為私應也行者皆惻吾安得不惻此以明好賢之公
心也九三求王明非為三也將使上下並受其福此
以明慕君之本心也又言心惻象言行惻辟奇寶橫

道而不收則行道之人皆歎息之矣況在上而為之
應者能不動心乎故象以行言之所以深明其當然
也

陽剛水象滌者去夫初之泥也以陽居陽履得其位
得井之義也當井之義而不見食功未濟物物思其
仁故為我心惻不下注而應上故可用汲也王者明
其德在上則見昭明既嘉其行又欽其用故曰王明
並受其福

紀聞曰泉美陽剛二三俱陽剛也功貴及物二三俱不能及物也三則惻之又從而期望之終於及物焉二則不足之意見於二象若有終不能及物者何也謂之无與蓋深惻之矣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述曰子夏傳云甃亦治也以磚壘井修井之壞謂之甃四坎體在所當修修則坎不為險四近五陽剛為井之邪邪亦有甃井象離下卦而上有改舊為新

之象四位不當中未能施其井養之利然居得其正
可以修井之壞補過者也荀爽曰坎性下降嫌於從
三能自修正以甃輔五故无咎也

井甃者甃而修之也井而甃矣則舊井完而新矣六
四柔得其正近承九五之君巽木上水之始能甃而
治之修而潔之則无污壞之咎无汚濁不食之患而
將有汲引上出之功矣

呂仲木曰威儀一改則身危紀綱一亂則國亡矣君

子常井井乎其有條也故无咎者善補過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述曰冽清潔也水清而潔則寒故曰寒泉泉動於下者也九五之寒泉即九二之所出也三滌之四甃之皆修德以待汲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尊位是王明在上井冽寒泉乃得汲而為人食所謂並受其福者孔疏以言剛正之主不納非賢必須行潔才高而後乃用象曰以中正也者若非居中得正則任用非賢不

能待寒泉而後乃食也必言寒泉者清而冷者水之本性遇物然後濁而溫故言寒泉以表潔也

象旨五變坤作坎故冽剛居剛故潔坎正北方之卦為寒泉居兌口之上食象也寒泉之食何以中正呂仲木曰居德而不中正則貴戚有優渥之耗疎遠无沾濡之益是斜口井也惟中正則四方皆被其澤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中是也

井以陽為泉者水固天之一陽所生也井至五初泥

已浚二漏已修井道全矣所謂井養而不窮者正在此爻寒者水之性冽潔也三之滌潔之也滌之可食矣至五位在上中正而後井冽之寒泉迺為人食井食而一邑之人被澤矣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述曰劉濂曰井道成矣收者收繙收瓶汲之終也勿幕者坎口不掩公具利也有孚者井中實為孚有常而不變源源而不窮也象曰元吉在上井道貴上也

上則水出乎井澤濟乎物成井養不窮之功故曰大成

王註處井上極水已出井井功大成在此爻矣故井收也項氏曰上六當井口之成勿幕足矣又曰有孚元吉者何也上推賢揚善出於惻怛之誠心則井澤見汲而天下並受其福矣在上者必如是而後為大成故曰元吉在上大成也上六之有孚即九三之心惻也人之相與苟非中心惻怛何以見其有孚外雖

相與而中无惻怛之念者多矣此上六必有孚而後元吉也

初六爻揚氏曰初六在一井之底居於下者也宜其泥之不澄也處幽陰之極安於舊者也宜其泉之不新也井之可飲可食以潔清也今既泥而不潔舊而不清衆禽且无一食之者而况人乎人之棄而不食時之舍而不用將誰无乎養人者必自養用世者必可用觀井泥不食可自喻矣

九二爻項氏曰初與二爻辭皆具兩象初在最下而上无應既如井中之泥水而人不食然泥猶有禽也又如舊井之无水而禽不居則併禽无之矣故象曰下曰時舍二亦在下之中而上无應既如井旁泉穴止能下注泥中之鮒又如敝甕不能載水以上出故象以无與解之明二爻皆无應但初无水二有水為異爾水屬陽故卦內陽爻皆為水陰爻皆不為水谷者井中之泉穴已離於泥而未至於漂者也漂且不

食而况於谷乎况於井泥乎三爻皆在下故也初之禽即二之鮒也常處泥中得水則活故舊井无之

革



離下
兌上

汝吉曰革變革也卦於睽體同而位易上火下澤性睽焉已也澤上火下水決則火滅火然則水竭相息矣二女同居志睽焉已也少上中下倫序有乖且成仇隙故不曰不同行而曰不相得則凶悔吝乘之革也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述曰王註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革之為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孚然後乃得元亨利貞悔亡也已日而不孚革不當也悔吝之

所生生乎變動者也革而當其悔乃亡

離為日已日乃孚盡離三爻也革言三就言有孚悔
亡又言有孚然後改命吉非事已而後孚也蓋革道
在審之未革之先離三爻皆慎重義也

王註凡不合然後乃變生變之所生生於不合者也
故取不合之象以為革卦澤水在上離火在下炎上
之勢重則水為火所息革以火息水為義也二女同
居而有水火之性近而不相得也所以為革已日乃

乎革而信之也夫所以得革而信之者文明以說也
內離文明慮變已熟研幾已精外兌和說比時順物
宜民安俗能本文明之德而行以說道人情堙鬱而
解釋之政事盤戾而振起之窮則變變則通大亨也
更革非常之事變通之際易於失正今觀二柔五剛
得中且正非以正乎為革而大亨以正可謂當矣革
而當當天心當民望當時物也其悔乃亡信在事前
也張氏曰致其孚者在巳日之前驗其孚者在巳日

之後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不已乎章氏曰離屬夏兌屬秋夏革為秋離兌者一歲中之革天地之革四時所以成也順天應人革之大者湯武革命時不得已耳革塗炭而衽席之革暴虐而寵綏之斯乃天之歸民之戴湯武不得不順而湯武革命之君也然皆順天應人唯其時而已天地之變運祚之移不過一革而已故贊其大

鄧伯雋曰湯武革命時不得已耳孔子贊易順乎天

而應乎人是言革有此義非言湯武能盡易也

汝吉曰天下之革莫大於時變亦莫信於時變故革必其孚天地之道浸无亟疾革者故孚必已日天地雨暘燠寒以時叙而萬物從之一不當沴已故革不過物必當物易下經卦元亨利貞四德具唯革重革也明革以天耳且一時一息之變化皆革也言天地革盡造化之消息矣一人一事之廢興皆革也言湯武革命盡人事之汙隆矣故易无不體也

劉牧曰革者謂炎水以熱物也火之炎水必漸至於湯湯必漸至於熱其可速乎熱徹于中物乃熟信徹於中民始行故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

漢上朱氏曰先儒已日作已事之已當讀戊己之已十日至庚而庚更革也自庚至己十日決矣已者決日也湯之伐桀猶曰舍我稽事而割正夏故革即日不孚決日乃孚乃難辭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厯明時

述曰革為變更虎變豹變亦取變義允為澤離為火澤中有火所謂澤有陽焰所謂陰火潜然皆水火不時之變故為革象紀聞曰澤以潄水今乃有火革之大者也夫水火相息乃成四時寒暑之變中有數存焉厯所以步其數也天運不齊而厯乃定法天无時不動欲以一定之厯步之久而必差則治以求合虞翻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故君子以治厯明時也吳氏曰厯謂日月五緯之躔次時謂春夏秋冬夏之代序推

日月而後可定四時故治厯所以明時季季辨曰晝
夜者一日之革晦望者一月之革分至者一歲之革
厯元者無窮之革厯貴乎革者三辰有差厯亦萬變
也

張氏曰夫厯數者先王以憲生殺之期而召信事之
節也使萬國之民不失其業者也履端於始序則不
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初九輦用黃牛之革 象曰輦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述曰象旨初體離明以陽居下而无應故象如此離
為牛黃謂二也離之二曰黃離有中順之德而初附
之初益以得所附而利者故象以輦用黃牛之革彭
山曰黃牛之革亦以變革言非謂皮也六二文明之
主柔順中正順其時之當革者也離初炎上而麗乎
二輦用二之中順不敢用剛而妄動也初剛能固守
故言輦

象曰不可以有為者有為謂適時之變有所云為也

輦用黃牛初剛在下不中離始體躁不順宜堅附二以從其輦不可以有為也

仲虎曰易道尚變故賁之爻有不賁者存損之爻有不損者在而輦亦不專言輦也反其義為黃牛之輦輦而固之戒其輕也遯六二執用黃牛之輦六柔順二中正順之道所固有也輦初九輦用黃牛之輦離性上而剛不中中順之道所不足也下无位上无應不可有為惟可固守中順之道而已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述曰以六居二柔順而中正又文明之主中正則无偏蔽文明則盡事理處革之至善者也而必已日然後革之日離象離日方中蓋未已也故未可遽革六二中順之道如此以正應在上不敢自尊而征行從五則吉而无咎王註二五雖有澤火之異同處厥中陰陽相應往必合志不憂咎也

玩已日乃革之云若有所待而又云征吉无咎象曰
行有嘉也不輕許其變動而惟征行始有可嘉之功
徐氏曰凡卦中言嘉者皆二與五應如隨之孚於嘉
遯之嘉遯是也

象吉象言已日乃孚爻言已日乃革之何也卦以六
二為主文明之賢而上應剛中之君待上之革而從
之俞氏指侯國以別於王朝是也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

之矣

述曰彭山曰革道所利在貞柔道也六二之中正乃謂貞故六二之征為吉九三以陽居陽爻位雖正非革所利之貞而在澤火之際革之時也謂時其革而用剛以往凶矣貞固居此危厲之道也三與初兩陽同附於六二者而三居其上過剛不中故言征則凶貞則厲正當以二之中順為主耳革言當革之言自初歷二以至於三革言三就審慎之至也有孚謂與

二合德而足以為人所信也蓋三雖過剛所當戒然已盡離明之體則可以好謀而成至於革言三就其有孚必矣

革至三而言就未即變改故曰言彖革而當全在於此離為言明夷見之言揚火也初鞏用黃牛不言革二已日乃革不輕革九三以征為戒而貞於二以為革當革之言至是三就象曰又何之矣言可革也彖言已日乃孚主離言離至三爻盡離日矣上卦兌體

水性皆從革者也

周宴曰居下之上水火相息而三當其會故征則凶
貞則厲也然時當革也固不可以不革又不可以易
而革必革言三就然後有孚可革也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述曰上體皆以所革者言九四兌初說體離下而上
當革之時剛柔不偏又革之用雖无應宜有悔而悔
可亡矣則革而當也有孚下孚二上孚五也陽剛中

實上下交信孚於未革之先以之改命乃可獲吉改
命者改為也謂革之也以革言三就者更改為命上
安而下從吉之道也程子曰四非中正而為革之至
善何也曰惟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偏順承
九五之君乃中正之人也

象旨有孚改命虞翻曰互巽為命四動互坎改巽故
改命吉亦離改為兌之象將革而謀謂之言革而行
之謂之命三議革而後孚四有孚而後改淺深之序

也四當二女同居之際其志本不相得且位比於五有逼上之嫌而當改革之會尤難遽行天下有改革極妥當而君不免於疑民或以駭未孚故也豈得為善故革而當悔可亡矣且忠悃結於君誠愛諒於民有孚如是則改命吉象曰信志謂上下皆信其志也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述曰大人以九五言謂有陽剛中正之德而居尊位也虎大人之象虎伏百獸大物也剛物也九五為革

之主以大人之德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
二應於五離之文明自內而見於外故為虎變文炳
之象變者革之成也占所以謀革未占而衆皆信之
大人盛德天人集命動成變化天下孰不快覩而服
從之哉

虎變就大人身上出體剛則有道德之威用中則得
神化之宜自然明著動變四海從風而靡未占有孚
言其誠也真誠素結蓋有為之本矣此所以為大人

之革也

劉牧曰三以革言三就命令已申四以改命信志物盡從化至五則大亨以正不假占而有孚也

敬仲曰未占有孚信在事先此非權術而致之也大
人之心天地也其心即道由心而變无非道者其變
如虎其文炳然虎之有文天也自爾也大人之變天
也自爾也其發如風雲其威如雷霆未至於此未可
謂大人也未可謂虎變也

虎變謂仲夏毛希而革易至仲秋毛落更新而潤澤
是離夏革而為兌秋故以虎變為大人象虎變文章
外見如離之明兌之澤故曰其文炳也紀聞曰乾飛
龍革虎變皆大人造之象

馬融曰虎變威德折衝萬里望風而信以喻舜舞干
羽而有苗自服周公修文德越裳獻雉故曰未占有
孚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述曰陰稱小人卦之上猶人首也故以面言上六以陰居光之上高而无位貴而无民其玄德若豹之澤霧而同類小人猶感而革面以從五蓋變之達於聲音笑貌者如此說之極革之成雖无位者猶足以化民成俗又何面從之疑哉

趙氏曰上六從陽以革者也九五握移風易俗之權作成而變化之故進德修業之君子有月異而歲不

同之功遠外之小人鄉之不率於教訓者今皆革而面內皆虎變文炳之為章於天下者革道至是成矣王註居變之終變道已成君子處之能成其文小人樂成則變面以順上也改命創制變道已成功成則事損事損則無為故居則得正而吉征則躁擾而凶也彭山曰三之征凶未革戒其輕動也上之征凶既革戒其輕動也革道貴於貞彖詞大亨莫利於正六二中順貞之則也九三則貞而厲終爻又勉之以居

負石介曰居貞吉垂拱而天下治也紀聞曰惟居貞
吉故苗民七旬而乃格舜猶以為速商民三紀而乃
變康王不以為遲

象旨陸績曰允之陽爻稱虎陰爻稱豹豹虎類而小
者王德卿曰虎文疎而著曰炳豹文密而理曰蔚蘇
氏曰易稱風從虎虎有文而能神豹有文而不能神
其別虎豹悉矣革貴於變變豈終不同乎揚子雲曰
狸變則豹豹變則虎善言革之情物矣

觀六爻之辭益知聖人之懼革也初九戒革之早六
二戒革之專九三戒革之躁九四戒革之疑上六戒
革之過五者之戒詳矣不曰未可以有為而曰不可
以有為者戒之之嚴也以此戒之猶有晁錯削七國
之禍所當革者衆人之通患所固守者一己之常分
孔子不能革春秋之弊而嘗為委吏嘗為乘田自不
至於出位而曠職孟子不能革戰國之弊然我无官
守我无言責自不妨於進退之餘裕季孫問二邑之

叛然後孔子陳墮費之言趙鞅无君命而逐君側之惡人春秋以為叛六二獨得專於革乎

彖曰革楊氏曰聖人於革卦而有懼焉火逢水則滅水逢火則竭二女居則同而志則別天下之事苟不至於如水火如二女聖人豈得已而欲革乎故其辭曰已日乃孚又曰革而信之言其初之未信也曰元亨利貞悔亡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言革之而非大亨非大利非大正皆革而不當也其能无悔乎革而

不信革而有悔則如勿革故曰聖人懼於革也然則何以能革而信革而當乎曰彼之所以失見此之所以得灼知其理於未革之先當如離之文明未革而民願之將革而民從之相慶其舉于既革之後當如兌之悅如是者可以革而信革而當矣天地得此理故革而四時成湯武得此理故革而天人說革之時其大如此可不懼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頂氏曰水在澤下謂之无水言當

有而伏與无同也火在澤下謂之有火言非其地不當有也火旺於離遇兌而伏澤已在上火已在下寒當革暑陰當革陽无可疑者然而方伏之時火氣猶盛人見為有不知其將革也革之所從來久矣

初九爻中順者六二之德也其言於初九者何初九用六二之德也故曰輦輦者外束內也方事之初未可革也而初九以剛居之故為之設戒但當束以六二之德而不可以自用也六二自大壯六五來大壯

六五即遯六二之反對故曰執之用黄牛之革以自守則曰執以制他人則曰鞶明以遯二制革初也革主變更此皮革也亦得借用居初而用二亦革也從人之意也

九五爻虎大人之象變謂希革而毛毳也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也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而居尊位大人也為革之主故有此象以大人之道革天人之事乃足以當之耳變乃大人之

變以大人中正之道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之矣非謂占得此爻也革至九五聖人獨決之以未占有孚是龜筮有所弗詢鬼神有所弗謀也蓋天下无灼然之理則聖人无決然之舉革之道初戒其早二戒其專三戒其躁其可革未灼然可革也四戒其疑已灼然可革矣九五以陽剛之資居兌說之上當大君之位兼四爻之助其可變可革之理灼然如虎之炳也尚可待於占乎此湯武

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之事也

上六爻項氏曰小人革面非謂面革而心不革也若其心不革何以謂之有孚面者向也古語面皆謂向如面牆正面南面皆是當是時也小人易向遵王之道矣故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君子本與君同向因是而追琢成章爾小人本不同向故以革面言之九五革之主故曰大人以君德言之也上六革之效故曰君子小人以臣民言之

鼎



巽下
離上

鄭玄曰鼎象也卦有木火之用互體乾兌乾為金兌為澤澤鍾金而含水爻以木火鼎烹熟以養人猶聖君興仁義之道以教天下也故謂之鼎

程傳鼎之為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也為卦上離下巽所以為鼎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取其義則木從火也以木巽火烹飪也

鼎元吉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述曰劉濂曰鼎之用大有元吉之道焉鼎之用通有亨道焉故象占為元吉亨孔疏此卦明聖人革命示物法象維新其制有鼎之義以木巽火有鼎之象故名為鼎焉變故成新必須當理故先元吉而後乃亨

也以卦爻論之初滌鼎出否取新也九二剛德在中之實也所謂雉膏所謂公餽也五柔得位而鼎耳齊舉其用及人故曰元吉亨

鼎象也有足有腹有耳有鉉象卦畫也初陰下峙三陽如腹果然五虛中耳上衡亘鉉鼎形成矣以木巽火烹飪也鼎之用也革去故而鼎成新故為烹飪飪熟也調和在中之實而養人者也天下莫不用之而聖人用之乃上以事上帝而下以大烹養聖賢也蘇

氏曰大烹非亨也取鼎之用而施之天下謂之大亨
鼎之用極於享帝而已以其道養聖賢則亨之大者
也故鼎之為器重矣是器也惟有德者主之德重則
器亦重德輕則器亦輕巽而耳目聰明內外合德也
上離為目離五中虛為耳非心能下下巽入稱隱耳
目蔽矣巽以為主然後能成離明之德離體柔順進
而上行德之凝而鼎命新也離體中虛下應乎剛德
之助而鼎養行也皆主五也有如是之德此所以能

奠鼎之重盡鼎之用而致鼎時之大亨也

鄧伯羔曰諸卦以義名獨頤與井與鼎以象名故曰鼎象也蓋於鼎示之例也所謂象事知器者此也紀聞曰巽乎水而上水者非井也井汲引之用也以木巽火非鼎也鼎烹飪之用也

巽而耳目聰明離火中虛有耳目聰明之象離為目而兼耳言之者以六五為鼎耳而取也象旨巽為耳自鼎象言之子夏傳云中虛為耳朱先生之說是也

五得中而應乎剛則所以為耳目巽也虞翻曰三在巽上動成坎離有兩坎兩離乃稱聰明眇能視不足以有明聞言不信聽不明皆一離一坎非也

汝吉曰革去故象改歲鼎取新象元春改革四德具鼎專以元亨言之人心通乎道微巽不入微耳目啓知不達巽入矣而耳目聰明則學問思辨具而德成此人達天之要柔進上行得中應剛與睽彖文同皆主離尊離周禮烹人掌鼎鑊給水火之齊鑊煮牲體魚

腊之器既熟乃胥於鼎烹調之說文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字形象析木而炊

胡旦曰五以謙柔居尊下應九二之賢臣上又有上九賢臣皆巽納聖賢之象所以得大吉而亨通

孔疏聖人既能謙巽大養聖賢聖賢養則憂其事而助於己明目達聰不勞己之聰明則不為而成矣

漢上朱氏曰乾為天在上為帝指上九也在下為聖賢指二三四也享上帝之心推之以養聖賢人有不

樂盡其心者乎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述曰水火相交所以成鼎之用非木火則為无用之
鼎矣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正位如鼎之端峙
不欹側凝命如鼎之安固不動搖房玄齡曰鼎者神
器至大至重象人君大寶之位位天所命也鼎三足
而正立有三才定位之象君子居中履正成位乎兩
間以凝天之基命定命所謂協上下以承天休者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述曰王註九陽為實而陰為虛鼎之為物下實而上虛而今陰在下則是為覆鼎也鼎覆則趾倒矣否謂不善之物也鼎之顛趾失其所利鼎覆而不失其利在於馮出否穢之物也取妾以為室主亦顛趾之義也處鼎之初將以納新新貴也施顛去穢所以從貴也然則去妾之賤名而為室主亦從子貴也

介夫曰初居鼎下趾也上應九四趾而向上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而舊有否惡之積因顛趾而出矣顛而出否豈謂悖哉世固有顛而為正賤而為貴者易道然也得妾以其子是已彭山曰妾陰象指初子陽象指二二鼎中實也亦象女子之孕鼎以剛實為貴二是已初滌鼎告潔否出而鼎實納其中故曰以從貴也或曰鼎初巽主初顛趾偶畫向上為兌象故言得妾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述曰九二陽爻為實二五正應而密比初柔陰陽之匹而非正是初為我仇也非正而相悅寇我者也故曰我仇有疾九二剛中自守以正彼自不能我即是吉也趙氏曰慎所之也恐其能即而陷我仇之疾也六五鄙舉鼎之柄二當慎所之以從正應不可貳也不可遷也我仇有疾何能為我无哉

紀聞曰鼎諸爻與井相似井以陽剛為泉鼎以陽剛為寶井九二有泉象下比初六則有射鮒之象鼎九二有寶象下比初六則有我仇之象井初為泥二視之則為鮒鼎初為否二視之則為疾皆陰惡之象也井二无應故其功終不上行鼎二有應而能以剛中自守故初雖近不能就之而吉

鼎有寶則可薦諸上帝可薦諸聖賢可飽夫天下天人上下所同恃以為享者也冠我而能我即則此必

受其即仇我而能我動則彼必乘其動九二剛中自固之道其大如此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述曰鼎耳六五也耳五而言於三俞氏所謂耳雖出於鼎口而根於鼎腹三為鼎腹者是也革謂變異三五異體一鼎分而為二變革之象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故以耳鼎耳革行塞失其所以行也雉膏指

九二九二實之美可食者以三鼎耳革其行廢而莫
之舉矣雖有雉膏安得食哉雉者肉之珍膏者雉之
珍此鼎實粹美之至也時未出鼎不為所食故有虧
欠不足之悔方雨言將雨也二五陰陽正應方將和
合而為雨方雨而未雨今雖虧悔而終則吉終吉者
俞氏所謂三五同功五受上鉉而行三亦與之俱行
而二之雉膏見食矣雉膏即鼎有實公餗即雉膏无
二義象曰失其義也鼎以耳行而耳革焉失舉鼎之

義也卦下巽上離三四乃變革之地故取革之象雉
膏不食離為雉此巽也而稱離象見九二鼎中之實
乃文明之腴六五文明之主所必資者程傳所謂上
聰明而下巽終必相得也故云方雨虧悔終吉

全體一鼎分上下體為二鼎上體之鼎有兩耳而无
足故九四之鼎折足下體之鼎有足而无耳故九三
之鼎耳革紀聞曰顛趾為四而顛也折足為初而折
也耳革為上而革也相因而取者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述曰彭山曰九四以剛處於二三兩剛之上任之重者也而巽體一陰在下才弱不能承之四又居位不中德薄而无基本可恃則不能自立矣故有鼎折足之象餗者李鼎祚曰雉膏之屬也亨以享帝養聖賢非適其私故曰公餗鼎折足則公餗盡覆矣其形渥言折足之狀也大臣以涼德取充位至敗壞天下之

事若此凶可知矣象言鼎重極於四其上則耳矣受
實必有餘量以為溢地故三憂不食明不可復加也
至四則溢而覆矣初未嘗鼎則顛趾利出否四已實
鼎故折足為凶語其位也

鼎自二至四腥載盈而易覆所任重而難勝而初以
柔為之足不克勝任其象如此敗養人之功虧鼎位
之重包失職之羞凶可知矣象曰覆公餗信何如也
不量而受以至於滿而溢也始不自量至於力不能

支而國受其敝身蒙其恥信何如也趙汝楨曰授任者貴器使受職者貴自量非器而授棄其官也不量自處不自有其躬也

汝吉曰初四皆不正而應初上交象顛趾四下傾足折矣顛可正也覆不可復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黃耳中以為實也

述曰離中言黃畫中虛而對植有耳之象金象五位之陽剛耳所以舉鼎者中色黃故曰黃耳鉉所以貫

耳者陽質金故曰金鉉六五柔順聰明為鼎之主虛中而能納剛堅而不渝象黃耳金鉉而鼎胥以舉也非虛中不能受鉉之貫非堅剛不能勝鼎之重言利貞以要其成焉汝吉曰五柔體也其惟貞秉德純一勿貳以二黃中如結以任剛正斯惟舉鼎之利也象旨六五中而不亢柔而有容故曰黃耳五變體乾為金鉉所以扛鼎者宋衷互兌非也虞翻謂三貫鼎兩耳乾為金朱先生因謂下應九二之堅剛非也三

非鉉二亦非鉉也

蔡汝楫曰中者虛也虛則能受故曰中以為實程子曰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為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

九二鼎有實言慎所之六五鼎出實言利貞其義相應故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剛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述曰上九處鼎之終鼎道之成也鼎既薦而施鉉其

上故曰鼎玉鉉玉比金為良稱鉉德也鼎有實以不
食為憂鼎既盈以覆餗為虞用竟而玉鉉在上鼎之
重安而无事矣於是二五相應剛柔得節大亨舉而
仁賢在位馨香達而帝命用休故曰大吉元不利
蘇氏曰以鼎熟物人皆能之至於鼎盈而憂溢耳炎
而不可舉非玉鉉不能此鼎之所以養聖賢也

趙氏曰玉鉉者君之德在上者君之稱金以為質稱
其舉也玉以比德故曰剛柔節也仲虎曰上九一陽

橫亘乎鼎耳之上有鉉象

干寶曰玉又貴於金者凡烹飪之事自鑊升於鼎載於俎自俎入於口馨香上達動而彌貴故鼎之義上交愈吉也鼎主烹飪不失其和金玉鉉之不失其所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也君臣相臨剛柔得節故曰吉无不利

井以木巽水鼎以木巽火井鼎用皆在五成功皆在上故井上元吉鼎上大吉皆以養為利

質卿曰鼎之器難全鼎之用難盡在初有顛趾之患
二有實而我仇疾之三有雉膏而鼎耳革四任重大
而憂覆餗惟五黃耳能舉鼎之重至上之玉鉉始能
全其器而盡其用故曰大吉无不利嗚呼難矣此无
他也不知器之重而正位凝命之意微故難如此
汝吉曰舉鼎在耳耳鼎之主也安鼎在足足鼎所載
也陰卦貴陰當其虛有鼎之用矣抑初柔失正二比
之為疾四應之為覆終賤陰也五柔得中三越之為

耳革上舉之為玉鉉貴中也

彖曰鼎象也楊氏曰鼎象也象者卦之形肖鼎之形也
也以列足而載一腹以一鉉而貫耦耳六爻畫而鼎
之形以具二體合而鼎之用以行以巽木入離火而
烹飪之用著矣古者聖人之制鼎豈自奉口體而已
哉有鼎之用有鼎之德享上帝養聖賢乃其用也體
巽之順以順於義理體離之明以達其視聽體六五
之柔中以應陽剛乃其德也全其德以施其用焉往

而不大亨乎且夫革去故鼎取新何獨鼎哉食者生
民之大本鼎者大化之元勳革鴻荒而新萬法孰有
大於革茹毛火化之初乎一初既立而萬法類從矣

震



震上
震下

崔憬曰鼎所以烹飪享於上帝主此器者莫若冢嫡
以為其祭主也故言主器者莫若長子也

程傳震之為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其象為雷其義
為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為驚懼之義

宋咸曰一陽居二陰之下陽剛而動陰柔而順陰雖二而不克制故陽得其震動焉

蔡清曰震六爻初二與五則始於懼終於无懼三四與上則終於懼其終於无懼者非以中正則以陽剛也其終於懼者非以不中正則以陰柔也不然以剛處柔也

趙汝楨曰二陽皆震陰者也而初為主四陰皆受震者也而下卦為甚初九始發聲之雷也其威盛故二

必逃於九陵三稍遠甫行即无青九四洊震之雷也
故五往而復來上既極征則有凶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
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
也

述曰孔疏此象雷之卦天之威動故以震為名卦取
一陽動於二陰之下氣從下以達上則陰氣迸開萬

蟄俱動蘇氏曰震者陽德之先震陰而達陽者也故亨

震以人心之動言人心常惺惺常自戒慎恐懼而不能已象震之來而兢兢然不安寧此真陽之動所謂帝出乎震也震動而懈怠怠弛之氣皆消自然精神凝固舉動安和有笑言啞啞之象笑言啞啞即在震來競競之內不在震來兢兢之後震一陽而君二陰象諸侯百里之國震為長子主器奉七鬯以祭者雷

震驚乎百里之遠則近者恐懼可知而不喪有事神明在念七鬯在執與奏格无言時同也有主故也故曰震亨七舉鼎實之器所以載牲而升於俎鬯合鬱香之酒所以灌地而降神

震來虩虩虩虩顧慮不安之貌只此恐懼之心所以致福也笑言啞啞則此心安平寬舒樂然後笑時然後言本體常寧天理畢見故曰後有則也震固雷象然天下之至畏卒然而至无所不聞者莫如雷故曰

驚遠而懼邇借雷以明至可畏者也不喪七鬯是謂
有則斯稱主器之長子矣汝吉日出繼世可守宗廟
以為宗廟主守社稷以為百神主正釋不喪七鬯之
文而藏其辭七鬯表誠敬所出也

象旨吳氏曰乾陽君也坤地國邑也分乾之一陽以
主坤國邑諸侯之君也一陽象雷二陰象百里之地
下震象七互坎象鬯互艮象手執之不喪七鬯以艮
執之固也俞氏曰遠謂卦之外邇謂卦之內內外皆

震有遠邇驚懼之象

鄭玄曰雷發聲聞於百里古者諸侯之象諸侯出教令能驚戒其國內則守其宗廟社稷為之祭主不亡也鬯也人君於祭之禮也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也升牢於俎君也之臣載之鬯秬酒芬芳修鬯因名焉

質卿曰天下事不過利害兩端君子處世非安則危未有常安平而无禍患者當禍患之來即聖人亦不

能不為之動心故曰吉凶與民同患是也聖人不能
必禍患之來但患吾无以應之其一要平時有手脚
其一要立得住其一要進得步其一要退得步平時
手脚誠敬常存是也立得住不喪匕鬯是也進得步
震行有事是也退得步喪貝躋陵是也舍此則震遂
泥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述曰彭山曰雷在虛空之中連聲而動故曰洊雷雷

之震震在雷也卦以言德則其震為恐懼之心但以雷取象耳心本動物震在我也此即吾心之雷非因雷所驚而始動也心有所感動也因雷而動亦動也以我為主常恐常懼即中庸戒謹恐懼也修謂治其所偏省謂察其所缺恐懼所以修省也

君子以恐懼修省所以體震也夫人无所驚則昏昏者心之所由死也有所驚則惺惺者善之所由生也恐懼動則善根生如草木之萌芽乃雷霆之所鼓而

生也是故善根生死之機繫於警與不警而已震之
用其大矣哉

淮海曰君子一生功夫只是恐懼修省四字此四字
工夫只是震來虩虩笑言啞啞故恐懼非惶惑也修
省非矜持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自此心之不放曰
恐懼自此心之不違曰修省可謂奉天矣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
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述曰初九一陽動乎下為震之主足以當全卦之義
故爻辭與彖同而以吉贊焉增後字表初義也註疏
體夫剛德為卦之先剛則不暗於幾先則能有前識
故處震驚之始能以恐懼致福而獲其吉也

范氏曰君子之懼於心也思慮必慎其始則百志弗
違乎道懼於身也進退不履於危則百行弗罹於禍
故初九震來而致福慎於始也

蘇氏曰二陽震物者也四陰見震者也震之為道以

威達德者故可試而不可遂試則養而无窮遂則玩而不終初九試而不遂者也以齟齬之震而繼之以啞啞之笑明其不常用也惟其威之不常用故知其所震物者非以害之欲其恐而致福也有則言其不遠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於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述曰六二乘初九之剛九震之主初動而上奮震來

厲矣六二乘之卒然自失有大喪貝之象貝者人之
所寶二之所寶者位也註疏以為資貨糧用之屬也
因震而動動而无應必至超越陵險極其所之有躋
於九陵之象九陵甚言其高震厲所不及之處也二
以柔居柔足以自守不過爻位一周則復其故常有
勿逐七日得之象蓋震之剛威遠矣而非可常也來
即厲往即安故二雖喪貝而七日得簡輔曰乘剛自
危必失其有去而躋陵迷迫之狀極矣履正居中義

當來復未有畏威順命而不能保其位者也

震之為義陽震陰也輔嗣所謂威駭怠懈肅整惰慢者也陰柔非遇大震動則懷其所有而无振奮激發之意二中正有主善承震善處喪善徙善變通其喪也乃所以為得也故震之能益人也始以震而驚終以震而定汝吉曰人情係於物不能遺物而震安喪貝人情見近震於震而震躋九陵此處震之善人驚悸必自失故震屢言喪陽性好上不可乘故易乘剛

多凶

億余氏云大也占用其變則互離離羸蚌貝也躋於九陵在互艮之下故稱陵震為足足乘初九故稱九陵虞說是也七日得胡氏云二至上上至二七數六三震蘇蘇震行无咎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述曰震蘇蘇恐懼失則精神潰喪之狀三在下卦之上本剛位而以柔居之不中不正當威嚴之世有震蘇蘇之象蓋中无主而不自振矣能因震懼而勉於

行可以无眚則初九之餘威而六三受震之益也眚
由内出内自修省故得无眚震蘇蘇震驚之震也震
行震起之震也二中正勿逐而自得三不中正能行
則无眚

質卿曰六三於震之來也蘇蘇其處亦危矣斯時也
若无變計遂為禍患所縛四之震遂泥是也若有變
計始能處乎禍患震行无眚是也蓋人於震蘇蘇之
時只判得一下則不與事俱困便謂之行便謂之无

昔震之貴行而賤泥如此皆易道當然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述曰震剛德之首初九以剛居剛震之所以為震也
故震而亨矣四亦震主而處柔失剛健之道居四无
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云
震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而上下重陰安能免
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
莫能奮也震道亡矣豈復能光亨也

程傳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光亨之道
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能光也云未
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汝吉曰震行即
心光亨如雷行迸重陰而出豈有泥哉初是已

蘇氏曰震於已震之後遂而不知止者也故泥者以
言其不能及遠也故二陰皆以處而不避為吉象旨
遂依荀氏本作隊泥虞翻曰坤土得雨也位在於陰
坎中而震隊泥之象與屯五同故未光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述曰象旨初始震為往四洊雷為來五當震主往復
來之時厲雷聲之厲也六五雖往來皆厲而隊泥之
威不復如二之喪貝五居位得中陰中有陽非若二
之純陰而秉初剛者之比故大无喪其所有事所有
之事謂中德也六五處震之成以柔居中靜而有主
動而常定萬萬无所喪失也

彭山曰震至五成德之地恐以成則動以生定其事
在中即所謂必有事焉者夫何喪乎

敬仲曰易道以得中為貴六五之事自在於中不倚
於意不憧憧往來時保時惕安安翼翼豈有在中之
事而尚有所喪也哉曰大无喪斷斷之詞也蓋不喪
七豈以為祭主也

質卿曰六五在重震之中前震已往後震復來數經
事變无時而不危也與危而行為震往來厲則更於

變故者熟矣操於心慮者久矣以是能大无喪有事
故曰有因无事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易道從來
如此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
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述曰索索志氣殫索之狀矍矍顧瞻皇惑之狀上六
過中震終動極懼而索索隕獲不能自存之象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若得中自持則不至於索索

矣凡人震驚不寧則目之所視周章不定為視矍矍
如此而往安得不凶見上六終不可動也能自戒懼
不動則雖處凶地而无咎矣仲虎曰四震之來也緩
上之懼不於其躬之時而已懼於及鄰之際則庶乎
可以无咎然亦終不免於婚媾之有言也上於四同
體如婚媾之連四震動而終連及之蓋勢之必至者
不可不畏鄰戒也震為善鳴有言象蘇氏曰六爻皆
无應故九四兼二陰而有之得稱婚媾也

胡旦曰震不於其躬於其鄰者謂九四之剛威不能及已之身鄰謂五犯九四之剛有往來之厲則已能觀此鄰戒以自修省其身整治其行故无咎也

趙氏曰震於躬而畏戒常人也咎則已懼震于鄰而畏戒非智者不能是以无咎程傳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鄰戒而能變之義本至於極當有可變之道也聖人於震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為勸深矣

唐房喬曰震之初九謹始恐懼所以致福豫之初六

倡始逸豫所以貽凶除上六征凶外皆无凶者皆有
恐懼之福而无逸豫之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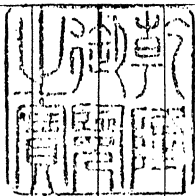
六二爻楊氏曰以六二之柔乘初九之剛險也以六
二之靜應初九之動詘也方震之始初遇九之猛厲
勃然而動駭然而來何可當也六二才與位俱柔若
不勝其憤而逐之奚而不喪惟能以柔避剛以靜馴
動遠避而勿逐俟之久則剛自衰則吾无喪而有得
矣險者易詘者伸非有得乎高祖避項羽而入漢中

光武避更始而出河北得震二之義矣

項氏曰二居下震之上故稱來五居重震之上故稱
往來二之所謂來者自取之也故二之自省在其所
懷之資為有所喪故曰喪貝言喪其資也五之所謂
往來四五無與也故五之自省在其身為無所喪二
雖喪資仍得中位故戒以勿逐逐之則資與位俱喪
矣五雖無喪不當但已必有事焉所以示修省之義
也勿逐者守其中也有事者行其中也六二為正中

五為大中故曰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六三爻象旨蘇吳幼清作蘇死而復生也六三於初震雖遠於四震則近上蘇言下震之聲將盡下蘇言上震之聲復生位在二震之間故其象如此互坎疑於多眚然居震動之上又動則坎象不見遠於敵應居外而震不能及故无眚矣



讀易述卷八